

永樂大典

卷六千八百三十

永樂大典卷之六千八百三十

十八陽

王

王羲之

晉書列傳羲之字逸少司徒導之從子也祖正尚書郎父

人未之奇年十三嘗謁周顛顛察而異之時重牛心炙坐客未噉顛先割
啗羲之於是始知名及長辯瞻以骨鯁稱尤善隸書為古今之冠論者稱
其筆勢以為飄若浮雲矯若驚龍深為從伯敦導所器重時陳留阮裕有
重名為敦主簿敦嘗謂羲之曰汝是吾家佳子弟當不減阮主簿裕亦目
羲之與王丞王悅為王氏三少時太尉郗鑒使門生求女婿於導導令就
東廡觀子弟門生歸謂鑒曰王氏諸少並佳然聞信至咸自矜持惟一
人在東林坦腹食獨若不聞鑒曰正此佳婿邪訪之乃羲之也遂以女妻
之起家秘書郎征西將軍庾亮請為參軍累遷長史亮臨薨上疏稱羲之
清貴有鑒裁遷寧遠將軍江州刺史羲之既少有美譽朝廷公卿皆愛其
才器頗召為侍中吏部尚書皆不就復授護國將軍又推遷不拜揚州刺

永樂大典卷之六千八百三十

一

史殷浩素雅重之勸使應命乃遣羲之書曰悠悠者以足下出處足觀政
之隆替如吾等亦謂為然至如足下出處正與隆替對豈可以一世之存
亡必從足下從容之適幸徐求衆心卿不時起復可以求美政不若豁然
開懷當知萬物之情也羲之遂報書曰吾素自無廊廟直王丞相時果欲
內吾誓不許之手跡猶存由來尚矣不於足下參政而方進退自見娶女
嫁便懷尚子平之志數與親知言之非一日也若蒙驅使關隴巴蜀皆所
不解吾雖無專對之能直謹守時命宣國家威德固當不同於凡使必令
遠近咸知朝廷留心於無外此所益殊不同居護軍也漢末使太傅馬日
瑒慰撫關東君不以吾輕微無所為疑宜及初冬以行吾惟恭以待命羲
之既拜護軍又苦求宣城郡不許乃以為右軍將軍會稽內史時殷浩與
桓溫不協羲之以國家之安在於內外和因與浩書以誠之浩不從及浩
將北伐羲之以為必敗以書止之言甚切至浩遂行果為姚襄所敗復圖
再舉又遣浩書曰知安西敗喪公私惋怛不能須臾去懷以區區江左所
營綜如此天下寒心固以久矣而加之敗喪此可熟念往事豈復可追顧
思弘將來令天下寄命有所自隆中興之業政以道勝寬和為本力爭武
功作非所當因循所長以固大業想識其由來也自寇亂以來處內外之

永樂大典

卷六八三〇

任者未有深謀遠慮。括囊至計而疲竭根本。各從所志。竟無一功可論。一事可記。忠言嘉謀。棄而莫用。遂令天下將有土崩之勢。何能不痛心悲慨也。任其事者。豈得辭四海之責。連坐性事。亦何所復。及且更虛。已求賢。當與有識共之。不可復令。忠允之言。常屈於當權。今軍破於外。資竭於內。保淮之志。非復所及。莫過還保。長江都督將各復舊鎮。自長江以外。羈縻而已。任國鈞者。引咎責躬。深自貶降。以謝百姓。更與朝賢。思布平正。除其煩苛。省其賦役。與百姓更始。庶可以允塞羣望。故倒懸之急。使君起於布衣。任天下之重。尚德之舉。未能事事允稱。當重統之任。而喪敗至此。恐聞朝羣賢。未有與人分其謫者。今亟脩德補闕。廣延羣賢。與之分任。尚未知獲濟所期。若猶以前事為未工。故復求之於分外。字宙雖廣。自容何所。知言不必用。或取怨執。然當情慨所在。正自不能不盡懷極言。若必親征。未達此旨。果行者。愚智所不解也。願復與眾共之。復被州符。增運千石。徵役兼至。皆以軍期。對之喪氣。周知所履。自頃年。剽劫遺黎。刑徒竟路。殆同秦政。惟未加參夷之刑耳。恐勝廣之憂。無復日矣。又與會稽王。牒陳浩。不宜北伐。并論時事。曰。古人取其君。不為克弊。北面之道。豈不願尊其所事。比隆往代。況過千載。一時之運。願智力屈於當年。何得不權輕重。而處之也。

永樂大典卷六八三〇

二

今雖有可欣之會。內求諸已。而所憂乃重於所欣。傳云。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今外不寧。內憂以深。古之弘大業者。或不謀於衆。傾國以濟一時功者。亦往往而有之。誠獨運之明。足以邁康楚勞之弊。終獲水逸者可也。求之於今。可得擬議乎。夫廟算決勝。必宜審量。彼我萬全。而後動。功就之日。便當因其衆。而即其實。今功未可期。而遺恭。鐵盡萬不餘一。且千里饋糧。自古為難。況今轉運供繼。西輸許洛。北入黃河。雖秦政之弊。未至於此。而十室之憂。便以交至。今運無還期。徵求日重。以區區吳越。經緯天下。十分之九。不亡何待。而不度德量力。不弊不已。此封內所痛心。數悼而莫敢吐。誠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願殿下更垂三思。解而更張。今殷浩苟美。還據合肥。廣陵許昌。譙郡。梁彭城諸軍。皆還保淮。為不可勝之基。須根立勢舉。謀之未晚。此實當今策之上者。若不行此。社稷之憂。可計日而待。安危之機。易於反掌。考之虛實。著於目前。願運獨斷之明。定之於一朝也。地淺而言深。豈不知其未易。然古人處間閭。行陣之間。尚或于時謀國。評議者。不以為讒。况厠大臣。末行。豈可默而不言。哉。存亡所係。決在行之不可。復持疑。後機不定。之於此。復欲悔之。亦無及也。殿下德冠宇內。以公室輔朝。最可直道行之。致隆當年。而未允物望。受殊遇者。所以寤寐長歎。實為

殿下惜之國家之慮深矣常恐伍員之憂不獨在昔糜鹿之游將不止林
 藪而已顧殿下覽廢虛速之懷以救倒懸之急可謂以亡為存轉禍為福
 則宗廟之慶四海有賴矣時東土饑荒義之輒開會賑貸然朝廷賦役繁
 重兵會尤甚義之每上疏爭之事多見從又遣尚書僕射謝安書曰頃所
 陳論每蒙允納所以令下小得蘇息各安其業若不耳此一郡久以陷東
 海矣今事之大者未布潛運是也吾意望朝廷可申下定期委之所司勿
 復催下但當歲終考其殿最長吏尤殿命輜車送詣天臺三縣不舉三千
 石必免或可左降令在疆塞極難之地又自吾到此從事常有四五兼以
 臺司及都水御史行臺文符如雨倒錯違背不復可知吾又瞑目備常推
 前取重者及綱紀輕者在五曹主者准事未嘗得十日吏民趨走功費萬
 計卿方任其重可徐尋所言江左平日揚州一良刺史便足統之況以辱
 才而更不理正由為法不一牽制者衆思簡而易從便足以保守成業舍
 督監耗盜官未動以萬計吾謂誅前一人其後便斷而時意不同近檢校
 諸縣無不皆爾餘姚近十萬斛重斂以資姦吏令國用空乏良可歎也自
 軍興以來征役及充運死亡叛散不反者衆虛耗至此而補代循常所在
 凋困莫知所出上命所差上道多叛則吏及叛者希卷同去又有常制輒

永樂大典卷六千八百三十一

三

令其家及同伍課捕諫捕不擒家及同伍辱復亡叛百姓流亡戶口日減
 其源在此又有百工醫寺死亡絕沒家戶空盡差代無所上命不絕事起
 或十年十五年彈舉獲罪無懈息而無益實事何以堪之謂自今諸死罪
 原輕者及五歲刑可以充此其減死者可長充兵役五歲者可充雜工醫
 寺皆令移其家以實都邑都邑既實是政之本又可絕其亡叛不移其家
 逃亡之患復如初耳今除罪而充雜役盡移其家小人愚迷或以為重於
 殺戮可以絕姦刑名雖輕懲肅實重豈非適時之宜邪義之雅好服食養
 性不樂在京師初渡浙江便有終焉之志會稽有佳山水名士多居之謝
 安未仕時亦居焉孫綽季充許詢支遁等皆以文義冠世並築室東土與
 羲之同好嘗與同志宴集於會稽山陰之蘭亭羲之自為之序以申其志
 曰永和九年歲在癸丑暮春之初會于會稽山陰之蘭亭脩禊事也羣賢
 畢至少長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嶺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帶左右引
 以為流觴曲水列坐其次雖無絲竹管絃之盛一觴一詠亦足以暢叙幽
 情是日也天朗氣清惠風和暢仰觀宇宙之大俯察品類之盛所以游目
 騁懷足以極視聽之娛信可樂也夫人之相與俯仰一世或取諸懷抱悟
 言一室之內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雖趣舍萬殊靜躁不同當其欣

於所遇楚得於已快然自足不知老之將至及其所之既倦情隨事遷感
慨係之矣向之所欣俛仰之間已為陳迹猶不能以之興懷况脩短隨化
終期於盡古人云死生亦大矣豈不痛哉每覽昔人興感之由若合一契
未嘗不臨文嗟悼不能喻之於懷固知一死生為虛誕齊彭殤為妄作後
之視今亦由今之視昔悲夫故列叙時人錄其所述雖世殊事異所以興
懷其致一也後之覽者亦將有感於斯文或以潘岳金谷詩序方其文義
之比於石崇聞而甚喜性愛鵝會稽有孤居姥養一鵝善鳴求市未得遂
攜親友命駕就觀姥聞義之特至烹以待之義之歎惜彌日又山陰有一
道士養好鵝義之往觀焉意甚悅固求市之道士云為寫道德經當舉犀
相贈耳義之欣然寫畢籠鵝而歸甚以為樂其任率如此嘗詣門生家見
菓几滑淨因書之真草相半後為其父誤刮去之門生驚喚者累日又嘗
在莪山見一老姥持六角竹扇賣之義之書其扇各為五字姥初有慍色
因謂姥曰但言是王右軍書以求百錢邪姥如其言人競買之他日姥又
持扇來義之笑而不答其書為世所重皆此類也每自稱我書比鍾繇當
抗行比張芝草猶當鴈行也曾與人書云張芝臨池學書池水盡黑使人
視之若未必復之也義之書初不勝度賢郵惜及其暮年方妙嘗以章

永樂大典卷六千八百三

四

草谷庾亮而翼深歎伏因與義之書云吾昔有伯英草草十紙過江顧狷
遂乃亡失常歎妙迹永絕忽見足下谷家兄書煥若神明頓還舊觀時驟
騎將軍王述少有名譽與義之齊名而義之甚輕之由是情好不協述先
為會稽以母喪居郡境義之代述止一巾遂不重詣述每聞角聲謂義之
當候已輒洒掃而待之如此者累年而義之竟不顧述深以為恨及述為
揚州刺史將就徵周行郡界而不過義之臨發一別而去先是義之常謂
賓友曰懷祖正當作尚書耳投老可得僕射更求會稽使自邀然及述蒙
顯授義之恥為之下遣使詣朝廷求分會稽為越州行人失辭大為時賢
所笑既而內懷愧歎謂其諸子曰吾不減懷祖而位遇懸邈當由汝等不
及坦之故邪述後檢察會稽郡辨其刑政主者疲於簡對義之深恥之遂
稱病去郡於父母墓前自誓曰維永和十一年三月癸卯朔九日辛亥小
子義之敢告二尊之靈義之不天夙遭閔凶不蒙過庭之訓母兄鞠育得
漸庶幾遂因人之蒙國寵榮進無忠孝之節退違推賢之義每仰詠老氏
周任之誠常恐斯亡無日憂及宗祀豈在做身而已是用寤寐永歎若墜
深谷止足之分定之於今謹以今月吉辰肆筵設席稽顙歸誠告誓先靈
自今之後敢渝此心貪冒苟進是有無尊之心而不于也子而不于天地

所不覆載名教所不得容信誓之誠有如曠日義之既去官與東土人士
盡山水之游弋約為好又與道士許邁共脩服食採藥石不遠千里徧游
東中諸郡窮諸名山泛滄海歎曰我卒當以樂死謝安嘗謂義之曰中年
以來傷於哀樂與親友別輒作數日惡義之曰年在桑榆自然至此須正
賴絲竹陶寫恒恐兒輩覺損其樂權之極朝廷以其誓苦亦不復徵之時
劉恢為丹陽令許詢嘗就恢宿林惟新釀飲食費甘詢曰若此保全殊勝
東山恢曰卿若知吉凶由人吾安得保此義之在坐曰令果許邁獲契當
無此言二人並有愧色初義之既優游無事與吏部郎謝萬書曰古之辭
世者或被髮佯狂或汚身穢跡可謂艱矣今僕坐而獲逸遂其宿心其為
慶幸豈非天賜運天不祥頃東游還脩植桑果今歲數策率諸子抱弱孫
游觀其間有一味之甘割而分之以娛目前雖植德無殊邈猶欲教養子
孫以敦厚退讓或以輕薄無令舉策數馬彷彿萬石之風君謂此何如此
當與安石東游山海并行田視地利順養附暇未食之餘欲與親知時共
惟譙雖不能興言高詠銜杯引滿語田里所行故以為撫掌之資其為得
意可勝言邪常依陸賈班嗣揚王孫之處世甚欲希風數子老夫志願盡
於此也萬後為豫州都督又遺萬書誠之曰以君邁性不屑之韻而俯同

永樂大典卷六千八百三十一

五

羣辟誠難為意也然所謂通識正自當隨事行藏乃為遠耳願君每與士
之下者同則盡善矣食不二味居不重席此復何有而古人以為美談濟
否所由實在積小以致高大君其存之萬不能用果敢年五十九卒贈金
紫光祿大夫諸子遵父先旨固讓不受有七子知名者五人玄之早卒次
凝之亦工草隸仕歷江州刺史左將軍會稽內史王氏世事張氏五斗米
道凝之彌篤孫恩之攻會稽察佐請為之備凝之不從方入靖室請衛出
語諸將佐曰吾已請大道許鬼兵相助賊自破矣既不設備遂為孫恩所
害楊正衡書義美之及又暇述及又暇述及又暇述及又暇述及又暇述及
有泣口至反浙首然及楔胡計天端地端及捲渠反問也此王始媿其
橫及築几音且刮古有反換烏到反載阻立及酒光性及賴厥前反暇
故彷彿步驚二音王績之尋陽記義之喜畜鵝觀其轉恒以得運筆之勢
往來潯陽愛廬山多松可以製墨每曰紙取東陽魚卵墨取廬阜烟煤皆
極選也時有梵僧耶舍尊者一名達磨多羅來自西域義之雅與遊及旋
浩遺書強起為右軍將軍會稽內史乃地宅為寺以奉耶舍今歸宗寺有
墨池鵝池皆遺迹也唐書太宗求書凡得工義之真行草書二百九十紙
又得張芝獻之等書以貞觀字印為識之命褚遂良楷小字以影之開元

永樂大典

卷六八三〇

五年元宗又書開元字為印會稽擬英集王右軍祠堂碑公諱羲之字逸少琅邪臨沂人也源夫在天呈象箕昂去其宿在地成物嶽清曜其英滋粹含精孕靈誕秘降為人傑君酌其休自黃龍紀德帝軒握大寶之符丹鳥啓瑞周儲開氏姓之兆爾其吉駿誠感標秀質於文昌離萌止殺協英圖於武帳既而呂刃慶遠郭益靈長或劉瀏風松或爛爛巖電威哉茂族其昭昭乎繫德象賢為海內之冠冕國史家謀可略言焉曾祖覽清河太守宗正卿光祿大夫即丘子劉德智略始參宗正蔡義經術初登大夫故得象海括河昇高能賦祖正散騎常侍父曠建威將軍淮南內史建始侯應德建之規獻入掌禁中韓安國之嚴明才兼閭外公之生也踐得二之機膺五百之慶背鯁清貴鑑裁端凝夷簡澹雅魁梧頽放性敏如也深為從伯大將軍敦丞相導之所器重學總墳素藝苞流略書窮八體才膽五能至若垂露崩雲芝英薤葉鸞理鵠顧之巧虎踞龍騰之勢信可提按終古睥睨來今者乎我大唐太宗文武皇帝甄陶允辟深滌義軒物色賢良夢寐前載萬機之暇宏覽典墳得之右軍欣然師範親紆聖旨製議論焉其略曰詳察古今研精篆素盡善盡美其唯王右軍乎心摹手追此人而已斯乃萬代之榮觀也與夫周末商周漢脩樂墓故不同年而語矣時

永樂大典卷六八三〇

六

太尉郝鑒負佐命之勳居台鉉之責使求佳婿於文獻公公令東廂自觀之子姓聞者莫不聳身矜持公獨坦腹而不屑意竟當選矣起家秘書郎石渠典府天祿仙臺遂非揚雄劉向之才華班固左思之華思筆則之舉不亦難乎征西庾亮請為參軍累遷長史參豫謀謨總統綱紀魏陽元之領袖早歷清階温太真之鮮明遽登英位兼此二美在我公焉遷寧遠將軍江州刺史匯澤西浮潯陽重鎮伊昔南夏埒擬扶風江湖浩沔匡廬寇窟所以山藪藏疾川澤納污非無草竊之人實有莞蒲之盜下車無何東音遽華公譽望幼誕才器夙彰聲名洋溢公卿籍甚識與不識莫不引領而思交知與不知咸願舉手而同薦頃召為侍中吏部尚書皆不應命常伯補衮冢宰提衡唐虞則龍作納言漢魏則貂蟬近侍卒不降志保真恬怡荀卿所謂德行高則驕富貴禮義重則輕王公於右軍見之矣後授護軍將軍亦推遷不拜除右軍將軍會稽內史既越真區地惟關輔浙河襟帶秦嶺股肱士女旌繁商旅聯絡一都之會氓俗難循公示以威恩乎以誠惠敦學技勸農桑最雄獨賞庶孝未踰暮月風化大行然後致書朝端以誠執事詞理鯁亮言旨切直宣徒賈生流涕孟軻浩然而已哉既而舍行不競小人道長與言慷慨峻誓墳塋隨時卷舒關國隆替明不屑之顧

徇長往之誠窮遊名山徧歷滄海指龜組龍章練金音有瓊藥潘曲水
 茂蘭亭禮賢之節引貞肥之容於是謝安孫綽李充許詢支道許邁之儔
 若非抗首謝時即是文章冠代何嘗不攀勝慕德夕處朝遊公自為之序
 以申其志也竟以樂死遂其初情春秋五十有九卒于會稽之里泉朝野
 軫恻郡縣傷嗟路泣行號風悲日慘非徒春者不相工女輟機而已哉進
 贈金紫光祿大夫諸子仰遵先旨固讓不受公有濟天下之心繼公輔之
 量智度淹曠規模宏遠抱剛琨之氣嗟地狹而不容懷樂毅之才歎主昏
 而勿用有以知晉室之不延也夫盛德之祀綿於百代公侯之胤必復其
 先自晉迄陳統會稽殆逾數十可謂英英門戶矣既而黃旗霸盡紫蓋摧
 衰衣冠咸逐帝鄉禮樂並歸宸甸子孫流落今為居人十二代孫庭之祐
 之情惜善人高尚其事貞不絕俗隱不違親假仰琴書道遠魚鳥雖心懷
 遠達之道而家迫復空之恨遂使蒸嘗久曠享德無依樂毅之後未封若
 教之魂遂餒師乾幸因承之叨佐越藩仰休烈而延簪俯遺塵而景慕啟
 宗袞隆構清祠靈宇森遠脩廊膠輅時思之禮再茂如在之敬踰明奎壁
 葺房岬晨風而轉翠蕙銷蘭藉順四序而流馨北望巖巖題扇之風更遠
 東連竹徑養鶴之沼彌清西接邑居朱城麗日南通阡陌翠柳含煙加以

永樂大典卷六千八百二十

七

萬壑爭流千巖競秀澄湖湛鏡瀆星爨於波瀾洞穴封金孕靈符於宛委
 信允常之勝境幻踐之名都焉從十一代孫正議大夫守越州都督上柱
 國公士希俊師乾八從兄也操行端舉風神朗邁汪汪焉人不能測溟溟
 然吏不敢犯愛人如父母擁伏若神明春露流滋庶庶銘其巨惠秋霜泛
 簡豪猾肅其嚴威遊刃有餘雍容多暇乃昌言曰陸機文章猶陳祖德潘
 岳詞賦先述家風况我族盛門昌首出天下爰自著姓以迄于茲莫不儀
 表三台抑揚二鉉英賢游發才產光揚苟無述焉寧昭勳績恭承嘉命敢
 不云乎師乾學非現古文慙秀異聊申舉一詎述芳猷敬疏無愧之詞庶
 披文以見質公有七子並有重名晉史詳矣或早終絕嗣或無子國除其
 有子孫蟬聯以暨今日者其唯黃門乎可以配享宗祖列為昭穆矣又諸
 與公交遊者英貴特達勳績昭著獨謝太傅乎今配食賓筵矣從十四代
 孫石城寺僧道敬金龜觀道士崇妍空兩諦寶妙重玄入龍藏而冥搜遊
 鳳京而曠秘從十四代孫朝議郎行欽州黟縣令與銅章撫俗墨綬親人
 惠訓決於重泉詎詎光乎單父從十六代孫玄慶嗣賢文壽師玄保家業
 並悔跡林泉脫屣纓冕追仲長之運軌慕郭舉之高蹤共扇家風同宣祖
 德輝素產頌洪猷勒琬琰於東甌俾庶幾於南峴其詞曰沂波括地緱嶺

天代載雄傑非葉英賢三槐繼軌九棘蟬聯盛哉茂族人無間然秦則
雖窮漢惟言駁武帳揚暉文昌挺韻象賢踵德誕生英俊汪王萬頃森森
十仞常伯獻贊納言唯舌愈曰具瞻是屬明哲竟不降志朗其不有霜氣
稜稜風威切切匪澤西楚稽岫東馳人稱險躁俗號輕浮威而不猛善而
能柔欲因靡滯庭事無留有道則仕無道則亡闕國隆替與時行藏肩瓊
青鏡晦景輔光山川益秀草樹增芳我唐太宗分皇玉冠文經天地兮武
戡亂欽崇妙兮慕右軍發春詞兮制幽讚幽讚敏兮切紀綱佐都未理兮
之沂康欽族祖之休烈峻詞字兮載嚴陽明德惟馨兮茂蒸嘗子孫不知
其所以遂刊石而傳芳唐末名賢確論曾子固右將軍墨池記曰臨川之
城東有池隱然而高以臨于溪曰新城新城之上有池窈然而方以長曰
王羲之之墨池也羲之嘗慕張芝臨池學書池水盡黑方羲之之不可獲
以仕而嘗極東方出滄海以娛其意於山水之間豈其倚肆恣而又嘗
自休於此邪羲之之書晚乃善則其所能蓋亦以精力自致者非天成也
然後世未有能及之者豈其學不如彼邪則學固豈可少哉况欲深造於
道德者邪容齋四筆王逸少為羲所累王逸少在東晉時蓋溫太真蔡謨
謝安石一等人也直以抗懷物外不為人役故功名成就無一可言而其

永樂大典卷六八三

八

操履識見議論闊卓當世亦罕其比恨不見於用而為書名所蓋復世但
以翰墨稱之。晉書本贊標為唐太宗御撰專頌其研精篆隸盡善盡美至
有心慕手追之語略無一詞論其平生則一藝之工為累大矣獻之立志
亦似其父謝安欲使題太極殿榜以為萬代寶而難言之試及韋仲將凌
雲榜事即正色曰使其若此有以知想德之不長遂不之過觀此一節可
以知其為人而亦以書名之故沒其盛德二王尚爾况於他人乎考古贊
疑編素雜記云世說王右軍年十歲時大將軍王敦甚愛之常置帳中眠
大將軍嘗先出右軍未起消史錢鳳至屏人言逆節之謀都忘右軍在帳
中右軍覺既聞所論知無活理乃陽吐汗頭面被褥詐熱眠敦論事老方
憶右軍未起相與驚曰不得不除之乃開帳見吐唾縱橫信其熱眠於是
得全時稱其有智又晉書王允之總角時從伯敦嘗以自隨出則同與入
則共寢嘗夜飲允之醉先卧敦與錢鳳謀為逆允之已醒悉聞其言慮敦
疑已於卧處大吐衣面並汗鳳出敦果照視見允之卧吐中以為大醉不
復疑之二說大同小異未知孰是必有能卜之者大慶謂當以允之為正
何以言之按陶隱居真誥其閑幽微篇云逸少升平五年卒西歲亡年五
十九按此則逸少生於惠帝太安二年癸亥也敦之舉兵內向乃元帝永

昌元年正月。計其與錢鳳謀時。當是大興四年辛巳歲也。右軍生於癸亥。至是年十九矣。世說乃曰十歲。以此知其誤也。今通鑑亦作九之云。葉石林老人避暑錄。晉史言。王逸少性愛鶴。世皆然之。人之好尚。固各有所僻。未易以一藥論。如在錢。善看水牛。關之類。此有何好。然而亦必與性相近。類者。逸少。風度超然。何取於鶴。張正素嘗云。善書者。貴指實。掌虛。腕運而手不知。鶴頭有腕法。儻在是耶。今鶴十百為羣。其間必自有特異者。善牧人。皆能辨人。即責售之。以為種。蓋物各有出其類者。逸少既意有所寓。固又實其善者也。正素能書。識古人行筆意。其言似有理。韓流。潤泉。日記。那曼客。嚴子陵。西漢之末也。張季鷹。葛稚川。西晉之末也。質知章。天寶之末也。陶淵明。東晉之末也。班嗣。亦西漢之末也。王羲之。亦善處世。皇甫嵩出處。最可觀。李泌。晚路亦艱矣。大類子房。

王徽之

晉書列傳。徽之。字子猷。性卓犖。不羈。為大司馬桓溫參軍。遂首散帶。不練府事。又為車騎桓沖騎兵參軍。沖問。卿署何曹。對曰。似是馬曹。又問。管幾馬。曰。不知馬。何由知數。又問。馬比死多少。曰。未知生。焉知死。嘗從沖行。值暴雨。徽之因下馬。排入車中。謂曰。公豈得

水樂大典卷六千八百一十

九

獨擅一車。沖嘗謂徽之曰。卿在府日久。比當相料理。徽之初不酬答。直高視。以手版拄頰云。西山朝來。致有爽氣耳。時吳中一士大夫家。有好竹。欲觀之。便出。坐與遣竹下。諷嘯良久。主人酒埒請坐。徽之不顧。將出。主人乃閉門。徽之便以此責之。盡權而去。嘗寄居空宅中。便令種竹。或問其故。徽之但嘯詠。指竹曰。何可一日無此君邪。嘗居山陰。夜雪初霽。月色清明。四望皓然。獨酌酒。詠左思招隱詩。忽憶戴逵。逵時在剡。便夜乘小船詣之。逵宿方至。逵門不前而反。人問其故。徽之曰。本乘興而來。興盡而反。何必見安道邪。雅性放誕。好聲色。嘗夜與弟獻之共讀高士傳。讚獻之。賞丹。丹高紫。徽之曰。未若長卿慢世也。其傲達若此。時人皆欽其才。而穢其行。後為黃門侍郎。棄官東歸。與獻之俱病篤。時有術人云。人命應終。而有生人樂代者。則死者可生。徽之謂曰。吾才位不如弟。請以餘年代之。術者曰。代死者。以已年有餘。得以足亡者耳。今君與弟。其俱盡。何代也。未幾。獻之卒。徽之奔喪。不哭。直上靈牀。坐取獻之琴彈之。父而不調。數日。嗚呼。子敬。人琴俱亡。因頓絕。先有背疾。遂潰裂。月餘。亦卒。子楨之。揚正衡。音義。華。自。又柱頰。上。張。又。下。古。又。列。錄。劉。原。父。徽。之。像。贊。曰。人。生。誰。不。知。妄。為。世。所。束。興。未。當。暫。往。興。盡。期。自。復。大。雪。暗。溪。路。新。晴。月。微。燭。去。非。斯。人。慕。逆。

永樂大典

卷六八三〇

宣斯人辱優游便所適。偃蹇尚幽獨。野客聚書王。子猷多言俗事。謝安以為不如猷之。僕謂此特以一時之言察其優劣耳。未考其終身之行也。子猷傳所載率多曠達。如不答長官挂笏而看西山。不顧主人坐與而造行下。山陰雪夜詠招隱詩而訪戴逵。觀此數事。骨中灑落。正自不凡。未易眩之也。然傳又云。人欽其才而穢其行。僕觀此語。始知其為人。內行不謹。為當時所鄙。信非子猷之及。惟史氏沒其迹而不書。盛陳前數事。且居名父之下。名弟之上。左右掩映。故後世聞其風者。擊節賞歎。以為不可及。而莫知有大節之累云。

王楨之

晉書王羲之傳。楨之。字公幹。歷位侍中大司馬長史。桓玄為大尉。朝臣畢集。問楨之。我何如。君亡叔在坐。咸為氣咽。

楨之曰。亡叔一時之標。公是千載之英。一坐皆悅。

王操之

晉書王羲之傳。操之。字子重。歷侍中尚書。豫章太守。

王獻之

晉書列傳。獻之。字子敬。少有盛名。而高邁不羈。雖閉居終日。容止不怠。風流為一時之冠。年數歲。嘗觀門生攜滿日。

永樂大典卷六千八百字

十

南風不競。門生曰。此郎亦管中窺豹時。見一斑。獻之怒曰。遠慙荀奉倩。近愧劉真長。遂拂衣而去。嘗與兄徽之。俱詣謝安。二兄多言俗事。獻之寒溫而已。既出。客問安。王氏兄弟優劣。安曰。小者佳。客問其故。安曰。吉人之辭寡。以其少言。故知之。游尚王君度集。吉人之辭固寡。而寡者未必皆吉。人遠以是定其優劣。可乎。晉人議論。遠近不切。大抵皆此類也。嘗與徽之共在一室。忽然大發。徽之遽走。不遑取履。獻之神色恬然。徐呼左右扶出。夜卧齋中。而有偷人入其室。盜物都盡。獻之徐曰。偷兒青狸。我家舊物。可特置之。羣偷驚走。工草隸。善丹青。七八歲時。學書義之。密從後學。其筆不得。歎曰。此兒後當復有大名。嘗書壁為方丈大字。義之甚以為能。觀者數百人。桓溫嘗使書扇。筆誤落。因畫作鳥駝。孛牛甚妙。起家州主簿。祕書郎。轉丞。以遷尚。新安公主。嘗經其郡。聞顧辟疆有名園。先不相識。乘平肩輿。徑入。時辟疆少集賓友。而獻之游歷既畢。傍若無人。辟疆勃然數之曰。傲主人非禮也。以貴驕士非道也。失是二者。不足為之。僮耳。便驅出門。獻之傲如也。不以屑意。謝安甚欽愛之。請為長史。安進號衛將軍。復為長史。大元中。新起太極殿。安欲使獻之題榜。以為萬代寶。而難言之。試謂曰。魏時陵雲殿榜。未題。而匠者誤釘之。不可下。乃使韋仲將懸橙書之。比訖。賢

著盡白裁餘氣息還語子弟宜絕此法。獻之揣知其旨。正色曰。仲將親之
 大臣。寧有此事。使其若此。有以知魏德之不長。安遂不之過。安又問曰。君
 書何如。若家尊。答曰。故當不同。安曰。外論不爾。答曰。人那得知。尋除建威
 將軍。吳興太守。徵拜中書令。及安薨。贈禮有同。異之議。惟獻之與徐邈共
 明。安之忠。獻之乃上疏曰。故太傅臣安。少振玄風。道譽洋溢。弱冠避棲
 則契齊箕。時應運釋褐。而王猷允塞。及至載宣。威靈強猶。消殄功勳。既融
 投。執高讓。且服事先帝。春隆布衣。陛下踐阼。陽秋尚富。盡心竭智。以輔聖
 明。考其潛蹤。始終事情。隨結實。大晉之儒。輔義為於曩。臣矣。伏惟陛下。留
 心宗臣。澄神於省察。孝武帝遂加安殊禮。未幾。獻之遇疾。家人為上章。道
 家法。應首過問。其有何得失。對曰。不覺餘事。惟憶與郗家離婚。獻之前妻
 郗璿女也。俄而卒於官。安僖皇后立。以后父。追贈侍中。持送光祿大夫。太
 宰。謚曰。憲。無子。以兄子靜之嗣。位至義興太守。時議者以為義之草。隸江
 左。中朝。莫有及者。獻之骨力。遠不及父。而頗有媚趣。桓玄雅愛其父子。書
 各為一廩。置左右。以詭之。始義之所與共游者。許道。制曰。書契之興。肇于
 中古。繩文鳥跡。不足可觀。末代去朴。歸華。舒。既。翰。爭。相。誇。尚。就。其。工。拙。
 伯英臨池之妙。無復餘蹤。師宜懸帳之奇。罕有遺跡。逮乎鍾王以降。畧可

宋書卷之六十一

言為鍾雖擅美一時。亦為過絕。論其盡善。或有所疑。至於布織。濃分。疎密
 霞舒雲卷。無所間然。但其體則古而不今。字則長而逾制。語其大量。以此
 為瑕。獻之雖有父風。殊非新巧。觀其字勢。疎瘦如隆冬之枯樹。覽其筆蹤。
 拘束若嚴家之餓隸。其枯樹也。雖槎枿而無屈伸。其餓隸也。則羈羸而不
 放縱。兼斯二者。故翰墨之病。歟。子雲近世。擅名江表。然僅得成書。無丈夫
 之氣。行行若紫春蚓。字字如蠟秋蛇。即王蒙於紙中。坐徐偃於筆下。雖充
 于克之翰。聚無一毫之筋。窮萬穀之皮。歟。無半分之骨。以茲播美。非其濫
 名邪。此數子者。皆譽過其實。所以詳察古今。研精篆素。盡善盡美。其惟王
 逸少乎。觀其點曳之工。裁成之妙。煙霏露結。狀若斷而還連。鳳翥龍蟠。勢
 如斜而反正。詭之。不覺為倦。覽之。莫識其端。心慕手追。此人而已。其餘區
 區之類。何足論哉。楊正衡音義。擢初居及制于尺。折反駁。特。上。比。角。反。下。音。
 字。儻。而。反。殿。榜。傳。明。反。釘。丁。定。反。橙。舉。年。反。積。相。俞。反。揣。初。委。反。較。分。
 物。又。表。寸。秋。槎。枿。王。昌。反。說。文。枿。代。衣。餘。春。蚓。青。引。蕭。之。韻。又。端。古。並。紹。
 興。府。志。王。獻。之。善。書。有。所。書。洛。神。賦。傳。于。世。其。所。居。在。會。稽。山。中。有。五。色。
 雲。現。號。雲。門。山。嘗。從。山。陰。道。上。行。語。人。曰。山。川。自。相。映。發。使。人。應。接。不。暇。
 若。秋。冬。之。際。尤。難。為。懷。雲。麓。漫。抄。嘉。泰。二。年。六。月。紹。興。府。山。陰。農。人。闢。地。

得古傳于黃閣岡。字十行。云。郎耶王獻之。保母姓李。名意。如廣漢人也。在母家。志行高。秀歸王氏。柔順恭勤。善屬文。能草書。解釋老旨。年七十。與寧三年。歲在乙丑。二月六日。無疾而終。望葬會稽。冢下殉。以曲水小硯。交鳩方壺。樹雙松於墓上。立貞石而志之。悲夫。八百餘載。知獻之保母官于茲土者尚。馬尚書李公大性伯和時。持刺東憲。卿嘗見云。現色紫而潤。後有晉獻之三。字傍有永和二字。折後歸錢清王。幾家。幾好古。三槐王氏。後模得其本。出以示予。志字大小。甚類蘭亭叙。其間曲水會稽字尤適叙筆力。適逸。真有父風。或云。乃近人偽為之。有五驗。蓋集王字。故大小不等一也。書晉獻之。而不著姓。獻之。決不若是。二也。婦人謂嫁曰歸。既為人保母。不當言歸。復云。志行高秀。皆非學者語。三也。獻之。非善日者。而云八百餘載。四也。古人墓埽。文皆突起。無刊字者。五也。以此推之。良有理。

王玄甫

真德通鑑玄甫。沛人也。同吳人鄧伯元。學道於赤城霍山。受服青精石飯。吞日精丹。景之法。內思洞房積三十四年。乃內見五臟。冥夜中能書晉穆帝永和元年正月十五日。天帝遣羽車迎之。玄甫與鄧伯元乘雲駕龍白日昇天。今在北玄園臺受書。為中嶽真人。

王濛

晉書外戚傳。濛字仲祖。哀時皇后父也。曾祖顯。歷位尚書。祖佐。北軍中候。父訥。新淦令。濛少時。放縱不羈。不為鄉曲所齒。晚節始克已勵行。有風流美譽。虛已應物。恕而後行。莫不敬愛焉。事諸母甚謹。奉祿資產。常推厚居薄。喜愠不形於色。不脩小絮。而以清約見稱。善隸書。美姿容。嘗覽鏡。自照。稱其父字曰。王文開。生如此。死邪。居貧。帽敗。自入市買之。姬悅。其貌。道以新帽。時人以為。遂與沛國劉恢。齊名。友善。恢常稱濛性至通。而自然有節。濛每云。劉君知我。勝我自知。時人以恢方荀奉倩。濛比袁暉。卿。凡稱風流者。舉濛法為宗焉。司徒王導。辟為掾。導復引匡術弟。孝濛致殿於導。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杖德。茂以尹天下。方將澄清彝倫。崇重名器。夫軍國。殊用文武。異容。豈可令溷渭。混流。虧清。摛之風。以允答。其瞻儀。刑。海內。導不吝。後出。補長山令。復為司徒左西屬。濛以此職有。譴。別。應受杖。固辭。詔為。停罰。猶不就。徙中書郎。簡文帝之為會稽王也。嘗與。孫綽。商。畧。詩。風。流。人。綽。言。曰。劉。恢。清。蔚。簡。令。王。濛。溫。潤。恬。和。桓。溫。高。爽。邁。出。謝。尚。清。易。令。遠。而。濛。性。和。暢。能。言。理。辭。簡。而。有。會。及。簡。文。帝。輔。政。益。貴。幸。之。與。劉。恢。號。為。入。室。之。賓。轉。司。徒。左。長。史。晚。求。為。東。陽。不。許。及。濛。病。乃。恨。不。用。之。濛。聞。之。曰。人。言。會。稽。王。癡。竟。癡。也。疾。漸。篤。於。膝。下。轉。麈。尾。視。之。

永樂大典卷六八三

歎曰如此人曾不得四十也。年三十九卒。臨殯，劉侯以犀把塵尾置棺中，因慟絕久之。謝安亦常稱羨濛云：王長史語甚不多，可謂有令音。有二子：修、蘊。楊正衡音義：古由又帽。其報及姬，行遇天犀把，言而病。

王修

晉書王濛傳：修字敬仁，小字荀子明秀，有美稱，善隸書。號曰流。爽清舉，年十二作賢金論，濛以示劉侯曰：敬仁此論便足，以參微言。起家著作郎，琅玕王文學，轉中書司馬，未拜而卒。年二十四臨終，嘆曰：無愧古人，年與之齊矣。

王蘊

晉書外戚傳：蘊字叔仁，孝武定皇后父司徒左長史濛之子也。起家佐著作郎，累遷尚書吏部郎，性平和，不抑寒素。每一官缺，求者十輩，蘊無所是非。時簡文帝為會稽王輔政，蘊連狀白之曰：某人，有地，某人有才，務存進達，各隨其方，故不得者無怨焉。補吳興太守，甚有德政。屬郡荒人飢，賑開倉贖，卹主簿執諫，請先列表上，待報。蘊曰：今百姓嗷然，路有饑饉，若表上須報，何以救將死之命乎？專職之愆，罪在太守，且行仁義而敗無所恨也。於是大振貸之，賴蘊全者十七八焉。朝廷以蘊科免總官，士庶詣闕訟之，詔特左降。晉陵太守，復有惠化，百姓歌之。定后立。

永樂大典卷六千八百三十一

十三

以后父遷光祿大夫領五兵尚書本州大中，正封建昌縣侯。蘊以恩澤賜爵，非三代令典，固辭不受。朝廷敦勸終不肯拜，乃授都督京口諸軍事，左將軍徐州刺史，假節復固讓。謝安謂蘊曰：卿居后父之重，不應妄自菲薄。以虧時遇，宜依諸公故事。但今在貴權於事不事耳，可暫臨此任，以紓國姻之重。於是乃受命鎮於京口，頃之徵拜尚書左僕射將軍，如故。遷丹楊尹，即本軍號加散騎常侍。蘊以姻戚不欲在內，苦求外出，復以為都督所。江東五郡鎮軍將軍會稽內史常侍如故。蘊素嗜酒，末年尤甚。及在會稽，畧少醒日，然猶以和簡為百姓所悅。時王悅來拜墓，蘊子恭往省之，素相善，遂留十餘日，方還。蘊問其故，恭曰：與阿大語，輝連不得歸。蘊曰：恐阿大非爾之友，阿大悅小字也。後竟乖初好，時以為知人。太元九年卒，年五十五。追贈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長子華，早卒。次恭，在列傳。楊正衡音義：紓，音舒。

王遐

晉書外戚傳：遐字桓子簡，順皇后父驃騎將軍暹之從叔也。少謚曰靖，長子恪，領軍將軍。恪子欣之，豫章太守，秩中二千石。欣之弟歡之，廣州刺史。遐少子臻，崇德衛尉。

王雅

晉書列傳雅字茂遠東海剡縣人魏衛將軍肅之曾孫也祖隆

後將軍父景大鴻臚雅少知名州檄主簿舉秀才除郎中出補

太子左衛率雅性好接下敬慎奉公孝武帝深加禮遇雖在外職侍見甚歡

朝廷大事多參謀議帝每置酒宴集雅未至不先舉觴其見重如此然任

遇有過其才時人被以佞幸之目帝起清暑殿於後宮閣北上閣出華林

園與美人張氏同游止惟雅與馬會稽王道子領太子太傅以雅為太子

少傅時王均兒婚賓客車騎甚衆會聞雅拜少傅迴詣雅者過半時風俗

頹弊無復廉恥然少傅之任朝望屬均亦頗以自許及中詔用雅衆遂

赴雅馬將拜遇雨請以徽入王均不許之因冒雨而拜雅既責倖威權甚

震門下車騎常數百而善應接傾心禮之帝以道子無社稷器幹慮晏駕

之後皇室傾危乃選時望以為藩屏將擢王恭茂仲堪等先以訪雅雅以

恭等無當世之才不可大任乃從容曰王恭風神簡貴志氣方嚴既居外

戚之重當親賢之寄然其稟性峻隘無所苞容執自是之操無守節之志

仲堪雖謹於細行以文義著稱亦無弘量且幹略不長若委以連率之重

據形勝之地今四海無事足能守職若道不常隆必為亂階矣帝以恭等

為當時秀望謂雅疾其勝已故不從二人皆被升用其後竟敗有識之士

稱其知人遠領軍尚書散騎常侍方大崇進之將參副相之重而帝崩倉

卒不獲顧命雅素被優遇一旦失權又以朝廷方亂內外搆離但慎默而

已無所辨正雖在孝武世亦不能犯顏廷爭凡所謀議唯唯而已尋遷左

僕射隆安四年卒時年六十七追贈光祿大夫儀同三司長子準之散騎

侍郎次協之黃門次少卿侍中並有士操立名於世云論贊見顧和傳後

楊正衡自義

繼蘇羊反

王恭

晉書列傳恭字孝伯光祿大夫蘊子定皇后之兄也少有美譽

清操過人自負才地高華恒有宰輔之望與王忱齊名友善慕

劉惔之為人謝安常曰王恭人地可以為將來伯舅嘗從其父自會稽至

都忱訪之見恭所生六尺單枕謂其有餘因求之恭輟以送焉遂坐薦上

忱聞而大驚恭曰吾平生無長物其簡率如此起家為佐著作郎數曰仕

官不為宰相才志何足以驕因以疾辭俄為秘書丞轉中書郎未拜遭父

憂服闋除吏部郎歷建威將軍太元中代沈嘉為丹陽尹遷中書令領大

子詹事孝武帝以恭后兄深相欽重時陳颺袁悅以傾巧事會稽王道子

恭言之於帝遂誅之道子嘗集朝士置酒於東府尚書令謝石因醉為安
 卷之歌恭正色曰居端右之重集潘王之第而肆淫聲欲令羣下何所取
 則石深銜之淮陵內史虞眺子婁裴氏有服食之術常衣黃衣狀如天師
 道子甚悅之令與賓客談論時人皆為降節恭抗言曰未聞宰相之坐有
 失行婦人坐賓莫不反側道子甚愧之其後帝將擢時望以為藩屏乃以
 恭為都督充青冀幽并徐州晉陵諸軍事平北將軍充青二州刺史假即
 鎮京口初都督以北為號者累有不祥故桓冲王坦之刁彝之徒不受鎮
 北之號恭表讓軍號以超受為辭而實惡其名於是改號前將軍恭容無
 入青州恭遣偏師禦之失利降號輔國將軍及帝崩會稽王道子執政龍
 昵王國寶安以機權恭每正色直言道子深憚而忿之及赴山陵罷朝數
 曰據棟雖新便有恭離之歎矣時國寶從弟緒說國寶因恭入覲相王伏
 兵殺之國寶不許而道子亦欲輯和內外深布腹心於恭冀除舊惡恭多
 不順每言及時政輒厲聲色道子知恭不可和協王緒之說遂行於是國
 難始結或勸恭因入朝以兵誅國寶而度措黨於國寶士為甚威恭憚之
 不敢發遂遷鎮臨別謂道子曰主上諒闇家宰之任伊周所難顧大王親
 萬機納直言遠鄭聲放佞人辭色甚厲故國寶等愈懼以恭為安北將軍

永樂大典卷六十八百三十一

十五

不拜乃謀誅國寶遣使與殷仲堪桓玄相結仲堪偽許之恭得書大喜乃
 抗表京師曰後將軍國寶得以姻戚顯列不能感恩效力以報時施
 而專寵肆威將危社稷先帝隆遐夜乃犯閭叩扉欲矯遺詔賴皇太后聰
 明相王神武故逆謀不果又割東宮見兵以為已昏諂疾二昆甚於讎敵
 與其從弟緒同黨凶狡共相扇運此不忠不義之明白也以臣忠誠必亡
 身殉國是以諧臣非一賴先帝明鑒波濤不行昔趙鞅與甲誅君側之惡
 臣雖萬方故忘斯義未至內外戒嚴國寶及緒惶懼不知所為用王珣計
 請解職道子收國寶賜死斬緒于市深謝愆夫恭乃遷京口恭之初抗表
 也慮事不捷乃版前司徒左長史王威為吳國內史令起兵於東會國寶
 死今獻解軍去職厥怒以兵伐恭恭遣劉牢之擊滅之上疏自貶詔不許
 詎王尚之復說道子以藩伯強威宰相權弱宜多樹置以自衛道子然之
 乃以其司馬王愉為江州刺史剡庾楷豫州四郡使愉督之由是楷怒遣
 子鴻說恭曰尚之兄弟專弄相權欲假朝威貶削方鎮懲警前事勢難
 測及其議未成宜早圖之恭以為然復以謀告殷仲堪桓玄玄等從之推
 恭為盟主剡期同赴京師時內外疑阻津邏嚴急仲堪之信因庾楷達之
 以斜絹為書內箭鋒中合編漆之楷送於恭恭發書絹文角戾不復可識

謂楷為詐又料仲堪去年已不赴盟今無遺理乃先期舉兵司馬劉宰之諫曰將軍今動以伯舅之重執忠貞之節相王以姐且之尊時望所係昔年已戮竇緒送王獻書是深伏將軍也頃所授用雖非皆允未為大失劉庾楷四部以配王愉於將軍何損晉陽之師其可再乎恭不從乃上表以討王愉司馬尚之兄弟為辭朝廷使元顯及王珣謝琰等距之恭夢宰之坐其處且謂宰之曰事起即以卿為比府遣宰之率帳下督顏延先據竹里元顯使說宰之曰以重利宰之乃斬顏延以降是日宰之遣其婿高雅之子敬宣因恭暉軍輕騎擊恭恭敗將還雅之已閉城門恭遂與弟履單騎奔曲阿恭久不騎乘驛生瘡不復能去曲阿人殷確恭故參軍也以船載之藏於葦席之下將奔桓玄至長塘湖遇商人錢強強宿憾於確以告湖浦尉尉收之以送京師道于聞其將至欲出與語面折之而未之殺也時桓玄等已至石頭懼其有變即於建康之倪塘斬之恭五男及弟真真兄子祕書郎和及其黨孟瓚張恪等皆殺之恭性抗直深存節義讀左傳至奉王命討不庭每輟卷而歎為性不弘以聞於機會自在北府雖以簡忠為政然自矜貴與下殊隔不閑用兵尤信佛道調役百姓脩營佛寺務在壯麗士庶悲嗟臨刑猶誦佛經自理鬚髮神無懼容謂監刑者曰我聞於

宋書卷六十八

十六

信人所以致此原其本心豈不忠於社稷但令百代之下知有王恭耳家無財帛唯書籍而已為識者所傷恭美姿儀人多愛悅或目之云濯濯如春月柳嘗被鶴覽美涉雪而行孟昶窺見之歎曰此真神仙中人也初見執遇故吏戴耆之為湖執令恭私告之曰我有庶兒未舉在乳母家卿為我送寄桓南詭者之逐送之於夏口桓玄撫養之為立喪度弔祭焉及玄執政上表理恭詔贈侍中太保謚曰忠簡與贈太常和及子簡並通直散騎郎設確散騎侍郎腰斬湖浦尉及錢強等恭庶子曇亨宋義熙中為給事中史臣曰生靈道斷忠貞路絕棄彼弊冠崇茲新履宰之事非其主抑亦不臣功多見疑勢陵難信而投兵散地二三之甚若夫司牧居愆方陽猶起是以仲堪僥倖倖倖期無狀雅志多隙佳兵不和足以亡身不足以靜亂也贊曰孝伯懷功宰之總戎王因起釁劉亦慙忠放揚乃武抽旆爭雄庾君含怨交關其中猗歟羣米道睽心異是曰亂階非關臣事楊正衡音義忱人林長直志天眺餘照天機所通反輯秦人反鞅於兩反獻許全又邏盧苗天幹台年反合鑄開時二音解傳禮反華年也反髮相前反斃呂兩反

永樂大典 卷六八三〇

王爽

晉書王濛傳爽字李明禮正有志力歷給事黃門侍郎侍中孝武帝崩王國寶夜欲開門入為遺詔爽距之曰大行晏駕皇太子未至敢入者斬乃止爽嘗與會稽王道子飲道子醉呼爽為小子爽曰亡祖長史與簡文皇帝為布衣之交亡姑亡姊伉儷二官何小子之有及國寶執權免爽官後兄恭再起事並以爽為寧朔將軍參預軍事恭敗被誅

王猛

晉書列傳猛字景畧北海劇人也家于魏郡少貧賤以鬻菴為業嘗貨菴於洛陽乃有一人責買其菴而云無直自言家去此無遠可隨我取直猛利其責而從之行不覺遠忽至深山見一父老鬚髮皓然踞胡床而坐左右十許人有一人引猛進拜之父老曰王公何緣拜也乃十倍償菴直遣人送之猛既出顧視乃嵩高山也猛竦姿雋偉博學好兵書謹重嚴毅氣度雄遠細事不干其慮自不參其神契畧不與交通是以浮華之士咸輕而笑之猛悠然自得不以屑意少游於鄴都時人罕能識也惟徐統見而奇之召為功曹適而不應遂隱于華陰山懷佐世之志希龍顏之主歛翼待時候風雲而後動桓温入關猛被褐而詣之一面談當世之事捫蝨而言旁若無人温察而異之問曰吾奉天子之命率銳

永樂大典卷六十八百二十

十七

師十萬杖義討逆為百姓除殘賊而三秦豪傑未有至者何也猛曰公不遠數千里深入寇境長安咫尺而不渡灊水百姓未見公心故也所以不至温默然無以酬之温之將還賜猛車馬拜高官督護請與俱南猛還山詣師師曰卿與桓温豈並世哉在此自可富貴何為遠乎猛乃止符堅將有大志聞猛名遣呂婆樓招之一見便若平生語及廢興大事興符同契若玄德之遇孔明也及堅僭位以猛為中書侍郎始平多枋頭西歸之人豪右縱橫劫盜充斥乃轉猛為始平令猛下車明法峻刑澄察善惡禁勒強豪鞭殺一吏百姓上書訟之有司劾奏檻車徵下廷尉詔獄堅親問之曰為政之體德化為先莅任未幾而殺戮無數何其酷也猛曰臣聞率寧國以禮治亂邦以法陛下不以臣不才任臣以劇邑謹為明君掃除凶猾姑殺一姦餘尚萬數若以臣不能窮殘盡暴肅清軌法者敢不甘心身鏡以謝孤負酷政之刑臣實未敢受之堅謂羣臣曰王景畧固是夷吾子產之倚也於是赦之遷尚書左丞咸陽內史京兆尹未幾除吏部尚書太子詹事又遷尚書左僕射輔國將軍司隸校尉加騎都尉居中宿衛時猛年三十六歲中五遷權傾內外宗戚舊臣皆害其寵尚書仇騰丞相長史席寶數譖毀之堅大怒點騰為甘松護軍寶白衣領長史備後上下咸服

永樂大典

卷六八三〇

莫有敢言頃之遷尚書令太子太傅加散騎常侍猛頻表累讓堅竟不許
又轉司徒錄尚書事餘如故猛辭以無功不拜後率諸軍討慕容暉軍禁
嚴明師無私犯猛之未至鄴也劫盜公行及猛之至遠近帖然燕人安之
軍還以功進封清河郡侯賜以美妾五人上女妓十二人中妓三十八人
馬百匹車十乘猛上疏固辭不受時既留鎮冀州堅遣猛於六州之內聽
以便宜從事簡召英雋以補關東守宰授詔言臺除正居數月上疏曰臣
前所以朝聞夕拜不顧艱虞者正以方難未夷軍機權速庶竭命戎行甘
驅馳之役敷宣皇威展筋骨之效故僥倖從事叨據負乘可謂恭命於濟
時侯太平於今日今聖德格于上天威靈被于八表弘化已熙六合清泰
竊敢披貞丹誠請避賢路設官分職各有司存豈應孤任愚臣以速傾敗
東夏之事非臣區區所能康理願徒授親賢濟臣願墜若以臣有庸犬微
勤未忍捐棄者乞待罪一州效盡力命徐方始賓淮汝防重六州處分附
選便宜輒以恣停督任帝可虛曠深願時降神規堅不許遣其侍中梁謙
詣鄴喻旨猛乃視事如前倣入為丞樞中書監尚書令太子太傅司隸校
尉持節常侍將軍侯如故稍加都督中外諸軍事猛表讓久之堅曰卿昔
鳩蟠布衣朕龍潛弱冠屬世事紛紜厲士之際顛覆厥德朕奇卿於暫見

永樂大典卷六八三〇

十八

擬卿為卧龍卿亦異朕於一言迴考槃之雅志豈不精爽神交千載之會
雖傳巖入夢姜公悟兆今古一時亦不殊也自卿輔政幾將二紀內釐百
揆外蕩羣凶天下向定彝倫始叙朕且欲從容於上望卿勞心於下弘濟
之務非卿而誰遂不許其後數年復授司徒猛復上疏曰臣聞乾象盈虛
惟后則之位稱以才官非則曠鄭武翼周仍世載詠王叔昧寵政替身片
斯則取成敗之殷監為臣之炯戒竊惟昂宰崇重參路太階宜妙盡時賢
對揚休命魏祖以文和為公貽吳孫后千秋一言致相向奴叨之臣何庸
猶而應斯舉不但取蚩鄰遠實令羗輕秦昔東野窮馭頌于知其將弊
陛下不復料度臣之才力私懼敗亡是及且上虧憲典臣何顏處之雖陛
下私臣其如天下何願迴日月之鑿矜臣後悔使上無過授之謗臣蒙履
素之恩堅竟不從猛乃受命軍國內外萬機之務事無巨細莫不歸之猛
軍政公平流故尸素拔幽滯顯賢才外修兵革內崇儒學勸課農桑教以
廉耻無罪而不刑無才而不任庶績咸熙百揆時敘於是兵強國富垂及
升平猛之力也堅常從容謂猛曰卿夙夜匪懈憂勤萬機若文王得太公
吾將優游以卒歲猛曰不圖陛下知臣之過臣何足以擬古人堅曰以吾
觀之太公豈能過也常勅其太子宏長樂公丕等曰汝事王公如事我也

其見重如此廣平麻思流寄關右因母亡歸葬請還冀州猛謂思曰便可
 速裝是暮已符卿發遣及始出關郡縣已被符管攝其令行禁整事無自
 滯皆此類也性剛明清肅於善惡尤分微時一餐之惠睚眦之忿靡不報
 為時論頗以此少之其年寢疾聖親祈南北郊宗廟社稷分遣侍臣禱河
 嶽諸祀靡不周備猛疾未廖乃大放其境內珠死已下猛疾甚目上疏謝
 恩并言時政多所弘益聖覽之流涕悲動左右及疾篤聖親臨省病問以
 後事猛曰晉雖僻陋吳越乃正朔相承親仁善鄰國之寶也臣沒之後願
 不以晉為國鮮卑羌虜我之仇也終為人患宜漸除之以便社稷言終而
 死時年五十一聖哭之恸比飲三臨謂太子宏曰天不欲使吾平一六合
 邪何奪吾景略之速也贈侍中丞相餘如故給東園溫明秘器帛三千匹
 穀萬石謁者僕射監護喪事葬禮一依漢大將軍霍光故事謚曰武侯朝
 野巷哭三日傷正衡者義常備音有一作射鬚相命及捫頰門歷二音攝
 字林捕音少善及蟻蟠上月如夏下音盤引與西同式息及睡昧上五懈
 天下士州天來子語錄時可問王猛從符堅如何曰符堅事自難看觀其
 殺苻生與東海公分明是特地殺了史家要出脫符堅殺兄之罪故按點
 許多此史所以難看也經史百家制度王猛明於大分自三代以來國之

宋集大典卷六千八百

多故莫如晉外有戎醜之強內有強臣之變浪絕荒亂有不甘觀者然後
 裂為東晉晉主是亦微矣然猶相與維持傳十餘世未至遽顛隳絕如十
 六國之紛紛篡代何也吾求其故以為君臣之分實然制於其間夫君臣
 之分其始固有以制之而其終至於不可解殆非勢使之也符堅以叢爾
 夷狄之種崛起於諸國之間當是時五胡雲擾中原之地非復晉之版圖
 水冠禮樂晉亦徒有虛器而已王猛挾過人之資奮然出身為符堅之附
 夫既不為晉用而歸借竊之邦宜其念慮不復知有晉矣而聖雖強悍加
 兵於四方三十年間獨不敢南下而牧馬皆猛有以沮之至於垂死丁寧
 之言猶曰臣沒之後願勿以晉為國嗚呼吾於是而知晉之所以未亡徒
 以君臣之分存耳夫以猛之材勇較晉諸臣宜無足畏而乃敬憚退服如
 此非知大分者能之乎持其失身為借竊之用不於始為可深惜君子於
 垂絕之言觀之猶足以明其初心之所存彼其趨向殆與反君事無異焉
 不悔者亦少異哉其後肥水之役一敗塗地世每以得謝玄為晉喜吾則
 以亡王猛為堅恨使猛尚在必能制聖東行矣雖然晉之收是捷也要非
 人力所能致天秩所在雖衰世而不可泯亂聖之于名犯分圖天誅所不
 赦者論者語君臣相得類稱聖猛吾謂有材如猛不幸失身於聖聖雖得

而用之而猛之心堅實不足以知之而何相得之有諸儒鳴道集王猛與
大將鄧羗伐燕羗之部將徐成犯法猛欲誅成羗請之不從羗怒遂勒兵
欲攻猛猛急語之曰將軍止吾怒成矣猛卒不殺成將與燕賊羗預水司
隸校尉猛拒之至兩軍交鋒羗乃高卧帳中猛躬請之且許以校尉羗乃
出戰賴以破燕欲成大事必先小忍故書曰必有忍其乃有濟韓信自立
為假王高祖因躡足而逆封之此高帝之小忍也故辛穎信以滅楚其王
稱疾不朝文帝不之罪反賜以几杖此文帝之小忍也故終文帝之世無
諸侯之患及景帝不勝其忿用是錯策削列侯地於是東南七國皆合兵
以驚京師海內騷然幾有不測之禍此不小忍之過也以至元帝不能小
忍故用刁憐劉隗以促王莽之亂庾亮不能小忍故妄生猜忌以促蘇峻
之亂今鄧羗以一部將遽勒兵攻猛兵未及戰復求校尉此皆人情所難
忍者惟猛能容之故卒得其死力以濟大功不然則禍起蕭牆秦況滅燕
乎又曰王猛可謂毫傑之士矣方桓溫入關擁兵十萬順指氣使人誰不
服懷者猛乃披褐見之捫鼻而談當世之務旁若無人每讀史至此雖未
見猛之智謀如何施設如何然當路見溫之際固已氣蓋天下矣使溫能
引猛以渡江東則溫之功有過於取關中矣惜乎溫不及此轉流潤東日

記王景畧才大如孔明羊叔子杜征南不在陸遜陸抗之下唐呂和叔集
華山下斷王景畧墓文年月日呂共敬題于符秦丞相王公景畧之墓昔
馬氏篡興不及三拔根河洛遺跡東南歸牙寔聲爭逐安天下為血晉
猶清談帝命景畧被茲文武秉心無親用則為主惟秦悼世承我草莽振
文投畚起作雷雨雨莫不潤雷莫不震吸涼吞熱嚼蛆含晉海蕩風掃天
臨戲鎮功存生人是日大順武功成矣文治定矣安開太平垂及二紀十
也無壽秦其不祀日沉天昏水竭龍死時更運往道塵消長屹被壯肯沉
為朽壞烈氣猶在英風可想雲間華山若見精爽樂殺佐漢功負其名漢
猶承後寵踰華成曷如夫子相運而行廓定八州澤流羣生歷代王者追
我聖明盛德未聞荒墳欲平我未于東稅駕醜酒才何故望數亦未偶終
其自致竟于尸膺靈龜若存死為冥友宋華鎮雲溪居士集長劍寄寶匣
往往夜鳴吼芒針補弊履雖賤不為醜成器貴有施斯人自吾偶汲汲出
疆贄皇皇喪家狗無愧三宿行未多沮溺耦營丘執羔客乃是射鈎子解
縛後文陸依顏亦舍培魯堂品藻中成實帝王後君子當際會所學問行
否南陽三顧日不羨商巖史相期等釣璜茲為北熊后宿將輕少年前帝
亦何有怏怏王景畧落落秦關右周旋二十年初心了無負何必逐桓溫

聯翩東南走松柏，莫依嵩岱皆培塿。元王憚秋潤，景元王憚詩。人物當年比海螭，對談捫蝨果何為。華陽未入君王夢，袖裏風雲只自知。

王談

晉書：孝友傳。談，吳興烏程人也。年十歲，父為郡人竇慶所殺。談陰有復讎志，而懼為慶所疑，寸刃不畜。日夜伺慶，未得。至年十

八，乃密市利鉞，陽若耕鋤者。慶常乘舡出入，經一橋下。談伺度，行還伏草中。慶既過，談於橋上以鉞斬之，應手而死。既而歸罪，有司太守孔巖，義其孝勇，列上宥之。巖請子為孫，恩所害無嗣。談乃移居會稽，脩理巖父子墳墓，盡其心力。後太守孔歆，究其義行，元興三年，舉談為孝廉。時稱其得人，談不應召，終于家。楊正衡音義：鉞，助。巖，許。金。反。

王歡

晉書：儒林傳。歡，字君厚，樂陵人也。安貧樂道，專精耽學，不營產業。常少食，誦詩雖家無斗儲，意怡如也。其妻患之，或焚毀其書，而求改嫁。歡笑而謂之曰：「卿不聞朱買臣妻邪？時聞者多哂之。」歡守志彌固，遂為通儒。至慕容暐僭偽號，署為國子博士，親就受經，遷祭酒。及暐為

符堅所滅，歡死於長安。楊正衡音義：巧，古奉反。

永樂大典卷六十八百三十一

二十五

王嘉

晉書：藝術傳。嘉，字子年，隴西安陽人也。輕舉止，醜形貌，外若不足，而聰睿內明，滑稽好語，笑不食五穀，不衣美麗，清虛服氣，不

與世人交游，隱于東陽谷鑿崖穴，居弟子受業者數百人，亦皆穴處石室，龍之未棄，其徒東至長安，潛隱于終南山，結菴廬而止。門人聞而復隨之，乃遷于倒獸山。符堅累徵不起，公侯已下咸躬往參詣，好尚之士無不師宗之。問其當世事者，皆隨問而對，好為警喻，狀如戲調。言未然之事，辭如識記。當時數能曉之事，過皆驗。堅將南征，遣使者問之，嘉曰：「金剛大羅乃乘使者馬，正衣冠，徐徐東行，數百步而策馬馳反。晚衣服棄冠履而歸，下馬踞牀，一無所言。使者還告，堅不悟，復遣問之，曰：「吾世祚云何？」嘉曰：「未來咸以為吉，明年癸未，敗于淮南，所謂末年而有殃也。人候之者，至心則見之，不至心則隱形不見。衣服在架，履杖猶存，或欲取其衣者，終不及企而取之。衣架踰高而屋亦不大，履杖諸物亦如之。姚萇之入長安，禮嘉如符堅故事，適以自隨。每事諮之，萇既與符登相持，問嘉曰：「吾得殺符登，定天下不。」嘉曰：「略得之，萇怒曰：「得當云得，何略之有。」遂斬之。先此釋道安謂嘉曰：「世故方殷，可以行矣。」嘉昏曰：「卿其先行，吾負債未果去，俄而道安亡，至是而嘉殺死，所謂負債者也。」符登聞嘉死，設壇哭之，贈大師，諡曰文及萇。

永樂大典

卷六八三〇

死。長子興字子略。方殺登略得之。謂也。嘉之死。日人有龍上見之。其所造。率三歌。織事過皆驗。累世猶傳之。又著拾遺錄十卷。其記事多詭怪。今行於世。楊正衡音義。

滑音音音音音

王延

晉書孝友傳。延字延元。西河人也。九歲喪母。泣血三年。幾至滅。性每至忌月。則悲啼。三旬。繼母卜氏遇之。無道。恒以蒲糲及敗。

麻頭與延貯衣。其姑聞而問之。延知而不言。事母彌謹。卜氏嘗感冬思生。魚。初延求而不獲。挾之流血。延尋分叩凌而哭。忽有一魚長五尺。踊出水上。延取以進。母卜氏食之。積日不盡。於是心悟。撫延如已生。延事親色養。夏則扇枕席。冬則以身溫被。隆冬感寒。體無全衣。而親極滋味。晝則傭賃。夜則誦書。遂究覽經史。皆通大義。州郡禮辟。貪供養不起。父母終。後廬於墓側。非其墓不衣。非其耕不食。屬天下喪亂。隨劉元海。遷于平陽。農營之暇。訓誘宗族。侃侃不勸。家牛生一犢。他人認之。延牽而投。與初無吝色。其人後自知妄認。遂憤。還延叩頭謝罪。延仍以與之。不復取也。年六十。方仕於劉聰。稍遷尚書左丞。至金紫光祿大夫。聰死。復斬。準將作亂。謀之于延。延不從。準既誅。劉氏自號漢天王。以延為左光祿大夫。延又大罵不受。準

永樂大典卷六八三〇

三

遂殺之。楊正衡音義。樓。乃及挾。二米。反認。而後。又。

王墮

晉書列傳。墮字安生。京兆霸城人也。博學有雄才。明天文圖緯。符洪征梁。積以墮為司馬。謂洪曰。識言符氏。應王公。其人也。洪

深然之。及為宰相。著匪躬之稱。健常歎曰。天下羣官皆如王。令君者。陰陽曷不和乎。甚敬重之。性剛峻。疾惡雅好。直言疾董榮。強國如仇。讎每於朝見之際。略不與言。人謂之曰。董尚書貴幸一時。公宜降意。墮曰。董龍是何雞狗。而令國士與之言乎。榮聞而慙。恨遂勸生誅之。及刑。榮謂墮曰。君今獲救。數董龍作雞狗乎。墮瞑目。而叱之。龍榮之小字也。

王尼

晉書列傳。尼字孝孫。城陽人也。或云河內人。本兵家。子寓居洛陽。卓犖不羈。初為護軍府軍士。胡毋輔之與琅邪王澄。北地傅

暢。中山劉與。穎川荀邃。河東裴遐。迭屬河南。功曹甄述。及洛陽令曹據。請解之。據等以制旨所及。不敢輔之。等齋羊酒。詣護軍門。門吏疏名。呈護軍。護軍歎曰。諸名士持羊酒來。將有以也。尼時以給府養馬。輔之等入。遂坐馬廐下。與尼炙羊飲酒。醉飽而去。竟不見護軍。護軍大驚。即與尼長假。因

免為兵東。公騰辟為車騎府舍人。不就。時尚書何綏奢侈過度。尼謂人曰：綏居亂世，矜豪乃爾，將死不久。人曰：伯蔚聞言，必相危害。尼曰：伯蔚比聞我語已死矣。未幾，綏果為東海王越所殺。初入洛，尼詣越，越不拜。越問其故，尼曰：公無宰相之能，是以不拜。因歎之言甚切。又云：公負尼物，越大驚曰：寧有是也。尼曰：昔楚人亡布，謂令尹盜之。今尼屋舍資財悉為公軍人所略，尼今飢凍，是亦明公之負也。越大笑，即賜絹五十疋。諸責人聞，競往餉之。洛陽陷，避亂江夏。時王澄為荊州刺史，遇之甚厚。尼早喪婦，止有一子，無居宅，惟畜露車，有牛一頭，每行輒使御之。暮則共宿車上，常歎曰：漣海橫流，處處不安也。俄而澄卒，荆土饑荒，尼不得食，乃殺牛，壞車煮肉，噉之，既盡，父子俱餓死。

王節

元一，魏志節字祖游，河東猗氏人。父英，氏妹，幼喪父，秉毀過禮。鄉親皆歎曰：王氏有子，毋終柴毀骨立。居墓次，積年，僞覽康書，多出異義。晉羊亮為平陽太守，薦之於司隸校尉王堪，出補都官從事。永寧初，舉秀才，欲極陳所見，會惠帝復降，以國有大慶，天下秀孝一皆不試。節以為恨，除中郎補將軍司馬，後補尚書殿中郎。未至而卒。節學精禮，傳註公羊春秋，有新義。

永樂大典卷八百三十

二十三

王烈

真仙，通鑑烈字長休，邯鄲人也。烈入海東，抱犢山中，嘗與嵇叔夜同遊。烈得石髓如飴，即自服，半餘，半與叔夜。叔夜既至，皆凝為石，又入一石室，室中有兩卷素書，烈讀，不知其字，不敢取，頗記十數字。刑體歸書之，以示叔夜。叔夜盡知其字，烈喜，乃將叔夜同往，識其徑，分明了了。往至失石所在，烈因語弟子曰：叔夜未應得德也。

王愉

通鑑綱目：晉安帝隆安二年，以王愉都督江豫州軍事。

王仲德

通鑑綱目：義熙十二年，冀州刺史王仲德入魏，滑臺仲德水軍入河，將逼滑臺。魏兗州刺史尉建棄城北渡，仲德入城。宣言曰：晉本欲以布帛七萬匹假道於魏，不謂守將遽去。魏主嗣聞之，遣叔孫建公孫表引兵濟河，斬尉建於城下。呼晉軍問以侵寇之狀，仲德使人對曰：劉太尉使王征虜自河入洛，掃清山陵，借空城以息兵，行當西引，無損於好也。嗣又使建問裕，裕謝之曰：洛陽晉之舊都，而羗據之，諸桓宗族休之，兄弟晉之靈也。而羗收之，晉欲伐之，故假道於魏，非敢為不利也。

永樂大典卷之六千八百三十

永樂大典卷六千八百三十

言

永樂大典

卷六八三一